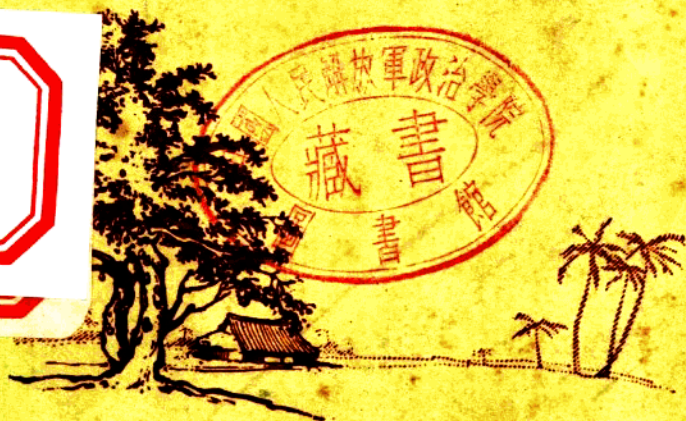


(越南)阮公欢等著

面包树

MIAN BAO SHU



目 录

面包树.....	阮公欢(1)
高山頂上的人.....	白 村(8)
祖 国.....	武首宪(17)
他的村庄.....	金 兰(28)
媚 姑.....	阮玉瓚(48)

面 包 树

阮 公 攷

龙大爷茅屋后面大約两百平方碼的一小块土地上长着一棵粗大的面包树。繁茂的树叶遮住了四周的整片地段。从这棵树最下面的部分到每个枝桠，都有累累的大果子挂在树干上。过路人不晓得树的来历，极力夸贊这棵树結的果实多。

“多么宝贵的一棵树啊！”他們大声說道。“这簡直是棵搖錢树嘛！”

事实上这棵面包树却曾經是龙大爷一家遭受許多不幸的根源，也是龙大爷跟他的爹遭受說不完的痛苦的見証者。

*

*

*

故事回到六十年前。龙大爷的爷爷就在这一小块土地上耕种，靠这过活。地方虽小，老人按着季节輪流栽种各样蔬菜，日子倒过得滿好。

有一年，龙大爷才十岁，老人去王庄走亲戚，带回一棵結出果子甘美如蜜的特殊品种的面包树秧儿。他把树秧栽在园子当中，小心地在它四面围上篱笆。老人对儿孙們說：“这种树很珍貴，結的果子是头等貨，而且結得非常多。我从来还没尝过。据說，不晓得多少人在寻求这宗品种哩。可是說不定等不到它結果实我就要离开人世啦。但愿我死在夏天，这样一

来，以后每逢我的忌日，你们就好单拿面包果来给我上供了。”

面包树长大了。

龙大爷的爷爷归天了。

許多孩子誕生了，因此这一家便熬着飢一頓飽一頓的苦日子；他們不得不三天兩日地借米下鍋，这样一直到下一个收割季节。

在龙大爷的村庄里，多年以来，住着一家地主，叫孙老財。他很喜歡面包树。他的果园里也有一棵面包树，不过那是劣等品种的。他曾經种过許多次王庄品种面包树树苗，可是每一次树苗都通通枯死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有一棵王庄品种的面包树，好讓他尝尝美味的果子，并且送一些給当地的州官。地主老爺們看中了的东西是从来不拘自家的腰包去买的。他們总是要別人送上門，如果他們想要的东西人家不給，他們不是用威力就是使詭計，定要把它弄到手。可是事不湊巧，孙家在王庄既沒一家佃戶，又沒一个要他救急的借債人，好讓他不化一个小錢就把他們的面包树弄过来。

有一回龙大爷的娘生了病。她想吃一些甜东西，但是家里分文沒有，啥也买不成。有人告訴龙大爷的爹說，孙老財家有糖蜜，爹就去向他借一些。孙老財給了他一碗糖蜜，又借給他兩升半糯米，还說：

“有人生了病想吃点什么的时候，就讓他吃这个吧。这是最好的治病良方。”

母亲病好了以后，孙老財就来討糖蜜和糯米，爹还不出。孙老財一声不吭，走进园子，只管打量那棵面包树。当时那棵

树只有三尺高。他問：

“这是不是道地的王庄品种？”

龙大爷的爹回答：

“老爷，是的。”

孙老财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两礼拜后他又来討債啦。

这回爹仍旧还不出。孙老财說：

“那么，就把那棵小面包树給我抵債吧。”

这簡直是他娘料不到的事。她心想，他們不用化一个錢就可以把倒懸的債務清了。因此她对丈夫說：

“这倒是个好主意，咱們就把树給了市长老爷吧。到了爷爷的忌日，咱們可以向老爷討一只面包果来上供。咱們誰也不一定想吃这个果子。”

孙老财逼着龙大爷的父亲写了一份出讓面包树的文書給他。

园子是屬於这一家的。树虽然仍旧在园子里，可是已經是別人的啦。这棵树初次結果子的时候，爹請求地主允許他采一只果子祭祭老爷爷的亡灵。孙老财温厚地說：

“你說得对。他是种树的人，該应比别人先尝尝鮮。好，采一只去吧。不过別把果子剖开，祭完了仍旧送还我。”

到了菜季，娘眼看着芥菜越来越不見长。她想來想去，終于琢磨出道理來了。

“都是面包树的叶子把日光全給遮住了，芥菜才长不好

的。咱們無論如何也沒法更多施肥，多澆水了！”

爹長嘆一聲。

“那棵樹會長得更大大，樹葉也會伸得更遠的。樹根會把地里的肥料通通吸收了去。我真不曉得咱們到底在這塊園子里還能種什麼。”

第二年龍大爺的爹摘了一隻成熟的面包果放在老爺爺的牌位前做祭品，並沒有給孫老財打招呼，他把這作為當然的事情。

孫老財已經高升到州內首席代表了。這些莊戶人竟敢自由自主伸手拿地主的東西，可把他氣壞了。他決定給龍大爺的爹一點顏色看看，教訓教訓他。

他拿著手杖，怒沖沖地來到這個莊戶人家的小屋里。他並沒有打這個農民，卻用手杖敲著老爺爺的木主，咒罵著偷面包果的毛賊，又把供盤扔到地上。

龍大爺的爹不服氣，孫老財便把他綁在面包樹的樹干上，逼他跪在剛剖開的面包果那兩片疙疙瘩瘩的果殼上。孫老財扎扎实實打了這個農民一頓，命令道：

“打現在起，你們夫妻倆得照管這棵樹。如果失落一隻果子，我就把你們撕得粉碎，看你們再偷東西！”

夫妻倆感到非常傷心，但是沒法可想。

樹長大了。樹蔭伸展開，遮掉了整個園子。連草都長不起來，不用說蔬菜了。

娘提議說：

“把這園子賣掉怎麼樣？”

可是園子已經變得這樣荒蕪，沒誰要買。此外，也沒誰肯當傻瓜，不拿工錢替那個心毒手辣的地主看守麵包樹，不巧果子少了一隻，難免給他打個半死。

這家的日子越來越艱難啦，因為生活的主要來源——種菜的收入沒有了。娘又想出了一個主意，對爹說：

“把園子賣給州官大老爺怎麼樣？”孫老財此刻已經升任州官了。

爹去對孫老財說：

“有一回我老婆生病，您借給我一碗糖蜜、兩升半糯米。我拿麵包樹抵了債。那時候樹還很小哩。這是十二年前的事啦。打那時起，麵包樹已經結了不知多少車果子，您每年有不少進賬。這是您應得的。對這一層，我不敢說什麼。可是有件事使我苦惱，那就是，樹是您的卻長在我家的園子里。所以我想把連着樹的園子賣給您。您不買，人家總要把我當做樹的主人。事實上那棵樹結的果子，我連半點享受權利都沒有。”

孫老財攔下正在抽的鴉片煙槍，坐起來回答：

“我的朋友，你說得滿有道理。不過你可願意也听听我的道理嗎？別以為你是世上唯一的聰明人。”

他又接下去說：

“听着，這村庄里的果樹差不多都是我的。我買了這些樹，跟我買你的麵包樹一樣。你可曾聽到誰對這事發過牢騷？有誰來過我這兒提議把園子轉讓給我？家家都小心謹慎地看守果樹，從來沒失落過一隻果子。二十多年來我經常吃到王庄品種的麵包果。話就講到這里，你該走啦。別再叫苦，惹我厭

煩。”

他說完話便吩咐手下人赶快打发龙大爷的爹动身。

五年以后，龙大爷的爹娘都归天了。

龙大妈的孩子更多。因为一家的日用开销逐渐增加，龙大爷不得不把最后一小块地卖给孙老财。留在手里的就只剩下那块白送也没人要的小园子了。

龙大妈火极啦。每年面包树结实季节，她憋着满肚子气敲着打树干和树枝上冒出来的拳头大的小青果儿，心里真想拿根竹竿戳穿那些倒霉的果子，叫它们都烂掉。但是她不敢这样做。

孙老财已经辞职，不当州官了。他的大儿子当了村长，象他老子从前一样享有无上权威，而且还拿他老子做榜样。这个新村长和放高利贷的有同样手段，把借债人种下的果树变为己有。

至于龙大爷呢，面包树始终是他受磨折的原因。由于家道贫穷，这棵树一直成为两代以来不断发生口角的根源。果实成熟时的甜香，使他想起全家所受的气恼。每逢他听到刚学会说话的孩子咬着舌头讲“咱家的面包树……”，痛恨的心情更加强烈了。他的爷爷，他的爹娘，如今他们夫妇俩，一直有一棵面包树长在自家的园子里！可是天晓得面包果究竟是什么滋味！

有一天，孩子哭着要面包果。龙大爷憋不住一肚子窝囊气，抓起一柄斧子，抡起来朝树身狠狠地砍了两下。

孙老财知道了这事，暴跳如雷。他冲进龙大爷的屋子破

口大罵，說他造反了。孫老財喊他手下人在靠近樹根的泥地上釘四個竹柱，把這個可憐人的四肢縛在竹柱上，然後把他綁上身後的一段香蕉樹干，最後就鞭打起來。這人抽搐扭動，象一個給人肢解的青蛙。鮮血打傷口冒了出來。

龍大媽帶了一籃撿來的蝸牛打地裡回家，瞧見丈夫這般光景，尖叫一聲便朝他奔來。孫老財奪去她的籃子，摔過籬笆，順勢踢了她一脚，踢得她倒在地上。蝸牛亂七八糟地撒了出來。留在家裡的孩子，向籃子爬去，在籬笆前一邊嚎啕大哭，一邊觀望。他餓著肚子，等娘回來給他什麼東西吃哩。

龍大爷受了這番苦，睡了好多天不能動。

陰曆五月間，在一個暴風雨的半夜裡，那棵麵包樹最大的枝干折斷了，落在茅屋頂上，把那座已經東搖西晃的小屋壓塌了。一根梁柱掉下來打在龍大媽的大腿上。儘管想盡了法子，她受的傷始終沒完全痊癒。一直到现在，她還不得不扶著拐杖走路。

* * *

這是六十年前開始的事了。如今發動羣眾土改的工作隊已經來到了這個村子。龍老大爺收回了那棵麵包樹。村里所有的果樹都從地主手裡拿了回來，歸還農民了。

運道真好，那時正逢麵包樹結果的季節。

龍大爷把頂大的一個麵包果剖成四片，拿果肉供在祖先的神龕前。他眼里含著淚，默念著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然後他把老婆孩子都叫來，一齊動手吃果子。沒人吱聲，也許他們太快樂了。他們快樂，並非單是因為他們終於嘗到了又香又甜

的王庄品种的面包果，他們特别高兴的是因为他们恢复了权利，可以享有三代以前祖父所手植的面包树的果实了。龙大爷只吃了三片。他蓦地站起来，拿个盘子放上二十片最大的果肉，笑嘻嘻地对家里人說：“今晚等土改干部的会议結束了，我要請他来跟咱們一起吃。那时咱們全家才真正津津有味地吃咱們面包树的果子哩。”

（譯自英文版“越南在前进”1958年第8期）

高山頂上的人

白 村

赵金廷察看过了茶树正往家走。他刚走到家門前，猛地朝后退了一步，叫出声来：

“啊唷！”

他正要轉身，屋里那三个带枪的人赶忙站起来拉他回去。他弯着身子，使劲想掙脱給人抓住的那只手。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內，他立刻想到了他的老婆欧达。怎样才能通知她不要把采好的茶在这时送回家呢？他心慌了。

这三个带枪的人穿的衣裳跟周遭老百姓——佩戴金銀首飾的傜族人——的衣着大不相同。他們的服装倒有点象前一回来到这儿的另一伙带枪的人，那些人在森林里乱开枪，而且烧掉了粮食，牵走了猪仔，还追逐小鷄，吓得小鷄咕咕地乱窜。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一个大鼻子黄头发的白种人陪着一

道來罷了。再沒別的了。

那人放了趙金廷的手，笑嘻嘻地跟身旁一個漢子說了幾句話。那漢子也笑了，點著頭，用生硬的傣族話對趙金廷說：

“你吃過飯了嗎？”

趙金廷的手給他們放開了。他感到火上心頭。他暗自琢磨道：他們有槍。如果逃跑，他們會開槍的。只好留在这儿，沒辦法可想。可是怎麼通知歐達呢？想啥法子叫她別帶着茶葉簍子回家呢？她生得漂亮，這些帶槍的人一定會抓住她、侮辱她的。他心里想：倘使有支槍，我就能對付他們了。我就能想個辦法跑掉，不讓他們打死我。

他一面想、一面溜進屋子，斜眼瞟着那三個陌生人。他捺住性子，兩只杏核般的黑眼珠打這邊轉到那邊。三個人帶着槍跟隨他進了屋。他們似乎想跟他說話。

趙金廷剛坐在火爐邊，馬上又站起身向外走，同時朝那三個陌生人瞪了一眼。其中有一個漢子又笑嘻嘻地把他拉回來。會說幾句傣族話的那個人尽可能講得好一些向他問道：

“那麼，你是晝完了地回家的囉？”

趙金廷瞥了他一眼，表示不懂，沒答腔。他仍然轉着眼珠。

他支楞着耳朵盡量想听听左鄰右舍屋子裡是什麼情況。一絲聲息也沒有。連老李貢不停的咳嗽聲都听不到。那個老人發作起沒完沒了的咳嗽病來，常在夜里把他吵醒。他也听不到新生娃兒的哭聲。大人直到現在還沒敢給這個娃兒起個名字。他懷疑：難道我無意中干過什麼事得罪了神靈，因此才碰上這三個帶槍的人嗎？巴霞嶺上只有這五所用枝條編造起

来的房子，都是仵族人的。这五所房屋正好座落在山峯上。他們一輩子不曾到过別处。老赵心想：最近几天，山脚下传来轟雷似的炮声，原来是这么回事：近来有不少人带着枪爬上山来：每一次的情况都一样：他們，巴霞岭的居民全都逃进森林。他們撤下房屋讓家神来坐鎮。到处听到枪声。有个大晴天，他回到家里，发现粮食全不见了，連大母猪也不知去向啦。那头母猪出了不少厩肥，大得象个小牛犢，他一直喂養着打算祭神的。那些家伙把母猪給宰了带下山啦。在高山岩上的洞口前，村里人曾經瞧見他們弯着腰揹着重甸甸的猪肉下山。

眼前就是这种人！他們有枪，不过沒开枪。晓得他們到来的人都跑光了。只有他赵金廷啥也不知道。他要是晓得，也就不会来这儿啦。但愿欧达会知道吧，他想。他祷告道：可別讓她回家呀。他想起了无数个夜晚，为了贏得她的爱情，他都化在吹笛子上。难道他費尽了心机，結果落个一场空嗎？倘使她回家，他們会抓住她、侮辱她的……

那三个“带枪的人”都把手攔在膝盖上，望着爐火，不說一句話。有时他偷偷地观察这三个陌生人，仍然用憎惡的眼色。

他們还在坐着，把枪靠在身旁，压低了嗓子彼此交談。他們在說些什么？他一句都不懂。后来那个多少会講几句傣族話的汉子轉过来对他說：

“你怕我們，是不是？用不着害怕。咱們是朋友，是弟兄。就这么回事。我們不开枪打猪仔，我們不杀小鷄，我們不追姑娘，我們不想拿你們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去叫村里的老乡們回来吧。”

趙金廷假裝听不懂。上回，另外一伙帶槍的人曾經叫老李貢喊老百姓回來。他們一定要把人都弄回來，才抓得到女人嘛。撒謊是人人都會的。

趙金廷沒有動。他仍舊坐着，眼睛仍然露出陰沉的神色。

他不答腔。那三個漢子默默地互相望望，後來他們取出米飯，撒上一一些鹽吃起來。他們從飯團上掰下一塊，送給老趙。現在，那個似乎一句傣族話都不懂的漢子，嘴邊挂着笑，對他望着。

那人用他本族的話說：“吃點菜，吃點飯吧！”

他惊奇得睜大了眼睛。啊唷！他們在吃自家的飯。他們甚至还請他吃哩！他們并不去灶間到處搜索，吃他的東西。這三個帶槍的人跟另一伙到底不同。那伙人是跟白種人一起來的。那回來的個白種人是個大鼻子、黃頭髮、藍眼睛。老趙搖搖頭說：

“吃了！”

他取出煙草在火爐前默默地抽起來。他還是非常焦急。當然囉，東西不是吃的他的，可是他們見到他老婆生得漂亮，同樣要抓住她的。如果見到白花花的銀洋，他們也會曉得往腰包裏塞的。他們口袋里，看樣子並沒有多少錢。他想，要是我能夠事先通知歐達多好啊！我一定得設法到山里去。

他急得心煩意亂。有一會兒他想離開屋子，但又怕他們開槍。他不能保持平靜，在火爐前坐立不安，又是嘆氣，又是嘟哝。他左張右望，眼睛睜得大大的。他不能夠一直尋思下去了。他把面前的爐火撥得很精。爐火熄了一會兒，又突然旺了

起来。就在那一刻，欧达走进来了。

欧达一跨进门槛，也叫了一声“啊唷”。起初她想带着茶叶篮子走开，但瞧见丈夫坐在火爐边，便留下来了。她說不出一句話。紧皺着的眉头說明她內心的焦急。

赵金廷睜大眼睛，跳了起来。懂得一点猛族話的那个汉子也立刻站起身来。老赵的心跳得更快了。原来是这样，他們就要去握我老婆的手腕子了！老赵退进隔壁房間，抓住挂在那里的刀子的柄儿。那人倘若去握他老婆的手腕，他就要朝那人砍去，即使这会使他俩同归于尽，他也顧不得了。

可是……不是那么回事！那人只是起来把他那张椅子很客气地迅速遞給欧达。老赵这才放下了刀子。

的確，这些人跟上次那伙帶枪的大不相同。

他們当中能說猛族話的那人对欧达說：

“你采了茶叶回来啦？”

那人帮欧达拿了篮子，攔到屋角上，其余的人只是笑了笑。他們打手势叫老赵坐下。

他真不知道怎么想才好。这些人怎么跟上回那一伙如此不同？

可是他們都是帶枪的人呀。自从他老赵在这終年云封的巴霞岭上誕生以来，他从来不曾见过身帶來福枪的人。直到有一天那个大鼻子、藍眼睛、黃头发的白种人到来，他才第一次见到。那也是头一次有人在巴霞岭上开枪打猪仔和小雞。打那天起，老赵就把帶枪的人恨在心头。可是这三位可不跟那伙人一样凶恶。他怎么想得通呢？

三天过去了。太阳三度打山寨背后升起来又在另一边落下去。每天的情况并无二样。黄昏时分，正当巴霞岭麓在云雾里的时候，那三个人便回来了。村里人没有一个敢回家。

只有赵金廷似乎不大害怕。他夜间便回到家里来，但并没忘记先把老婆藏在最远的山洞里。他每次都碰到那三个带枪的人。那晚，他发觉他们没有饭吃；他们的眼皮重得睁不开，眼下还有晕圈。可是他们依然笑嘻嘻的。在那儿他们跟老赵谈了不少事情。

……在另一座山脚下，泰族人住的山沟里，如今有一队带枪的人，由一个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白种人指挥着，其中有一个人大伙儿都叫他“西”^①，苗族人叫他“法兰基”^②。他们占领了所有的村庄，并在村庄里筑起许多哨房。他们到了哪里，就仗着来福枪来吓唬人。他们瞧见姑娘就动手动脚。发现猪仔就开枪打死，抬去大吃一顿。他们逮住小鸡挑在扁担上带回去。他们硬拉老百姓去抬大腿粗的炮弹。谁想逃跑，他们就开枪。

泰族人非常愁苦，生活不如牛马。他们正想法找另一种带枪的人来跟那班家伙作战。这些带枪的人是从各处来的。他们当中有京族人、泰族人、苗族人，也有傣族人。

这些人都有枪，可是跟那号人不同。老百姓如果不给他们东西吃，他们决不强取豪夺。他们从猪仔和小鸡前面走过也不开枪打。他们要干的事儿，就是告诉老百姓怎样打击那

① Tay普西，即西的意思。此处指“法国殖民主义者”。

② 即法国人。

些带着枪驻扎在山沟里的人面兽心的家伙……

話一扯开，赵金廷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这三个人沒吃他的飯，是事实。他們沒开枪打猪仔，也沒抓小鷄。他們碰也沒碰欧达。这些“带枪的人”真好。可是老赵还有些怀疑。他想，我們猛族也不是一窍不通。我們會設陷阱捕捉麋鹿和獐子，还会把茶叶制得非常好，放在竹筒里攔上三个年头，連苗族人都来买，拿米跟我們交換。现在可不是当傻瓜的时候！

老赵拿了一大把銀洋，都是印度支那銀行旧时的一元銀币。这是他最宝贵的财产。有了这些銀币，啥都能买到手。他数了一下，把它藏在屋里的一根柱脚下。他咳嗽一声，回头看看那三个人是否确实注意到了。

当他确信他們已經看到他的行动了，便讓銀洋藏在那儿，自家回到坐位上去。也許他們会拿的吧？那些銀洋太值錢啦！有一会儿他想把錢取回，攔到別处去。也許別把这个試驗做得太过分比較好一些。但最后他并没改变主意。

他們坐到深夜，談論着山沟里那伙带枪的恶人。老赵上了床，仍旧把两眼睁着。他有时假装打鼾，但半睜着眼睛，瞧那个坐在火爐边还没睡觉的人是不是站起来去取銀洋。可是那人繼續坐在原处，讓另外两人在赵金廷身边睡觉。

老赵等待着，忘了疲倦。他瞧到那个汉子站起身来，用脚尖向那两个睡觉的人近旁藏錢的地方走去。

老赵的心跳得加快了。他把手伸到背后，捏住刀柄。这人要拿錢啦。我要等他弯下身子再砍，然后逃跑，老赵心里暗想。我要想法跑到山洞。他从眼梢上注視着那人。

那人走到睡覺的两个汉子身边，輕輕把一个人搖醒。这个汉子坐起来眨巴了一会眼睛，便走向火爐代替同伴值班，原先那个人輪到休息，躺下了。

老赵慢慢放下刀子。啊唷，他們并不拿錢。他的眼睛閉上了。他使劲睜眼，可是眼皮太涩啦。不多久他便打起鼾来。直到雄鷄打鷄棚里跳出来扑翅高叫，他才醒。三个帶枪的人已經走啦。赵金廷数一数銀洋。还是十块。他搖搖脑袋：

“他們真是規矩人。的確很規矩。我們猛族人可以跟他們交朋友。”

經過几天的談論，赵金廷感觉到他仿佛从阴暗的山洞里掙脫出来啦。他几乎是豁然开朗，認識这三个人使他懂了不少道理。现在他明白了：猛族人、苗族人、京族人跟泰族人都是領導着全国人民的一位老人的姪男姪女。那三个帶枪的人曾經在小紙片上写了三个字挂在屋里。这三个字是：胡志明。

那天早晨，赵金廷离开家，不住脚地往山里跑。他走遍各个山洞，去叫村里的老百姓。老李貢搖搖頭說：

“这跟上次是一样的。如果听你的話回去，咱們就只有讓人家捉去。咱們猛族人，对这号事可聰明得多哩。”

赵金廷露出驚訝的神情。他也搖搖頭說：

“不，才不会哩！他們很規矩。你們不回去，我可要帶你达回去。無論如何，她总得去采茶呀。”

赵金廷看到剛冒出枝头的嫩綠茶叶快要枯掉了，心里很着急。他提高嗓子說：

“山地一定要照管，茶一定要采。如果咱們耽擱下去，‘西’